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第 二 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六三年·蘭州

甘肅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蘭州市第一新村33號）

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河南省洛陽印刷廠印刷

甘肅省新華書店發行

（內部發行）

*

開本：850×1168毫米1/32·7 $\frac{13}{16}$ 印張·160,000字

1963年1月第一版·1964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1,121——2,970冊

*

統一書號：11096·1

定 價：0.90 元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征集、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并推動征集、撰寫資料工作的繼續開展。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主要是从清末到解放以前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宗教、社會等各方面的歷史事實（也有一部分涉及到近百年來有關民族事變和自然災害等調查研究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因為撰稿人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料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所以本選輯作為不定期刊在內部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錄

清光緒二十一年河湟事变概略	馬國珍 高万選 (1)
清光緒二十一年河湟事变起因	馬培清 (7)
民初甘肃省临时議會瑣忆	水 梓 (13)
張广建督甘七年	韓定山 (17)
張广建督甘期間的見聞	水 梓 (29)
涼州事变与馬廷勳	馬培清 (35)
涼州事变的回忆	劉仲由 (54)
一九二八年隨軍在河州的見聞	蘇振甲 (64)
孙連仲在甘、青的一鱗半爪	秦懷翼 (75)
“雷馬事变”亲历記	蔡呈祥 (80)
关于“雷馬事变”的見聞	張慎微 (91)
吳佩孚之來去与陝軍入甘	裴廷淮 韓定山 張慎微 (111)
馬为良在临夏	石月秋 (127)
蔣幫朱紹良、谷正倫主甘时的二三事	王新瀚 (131)
伪甘肃省參議會前前后后	張開選 (145)
所謂知識青年从軍运动在甘肃	張開選 (159)
郭寄嶠統治甘肃片断	袁第銳 (168)
解放前夕的馬鴻逵	馬全良 盧忠良 馬光宗 馬寶琳 (176)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兰州进行侵略活动的始末

.....蘭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0)

一九二七年的涼州大地震賀凤梧(209)

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姜志杰 聶丰年(214)

甘肃“刻葫芦”名家李文斋徐慧夫(232)

临夏清真寺“海乙”制的建立及其变迁高万璽(236)

补充和訂正 (240)

对《民国初年的甘肃政局》一文的訂正意見

.....水 梓(240)

关于第一輯《双十二事变在甘肃》一文中平

凉情况的两点訂正和补充.....刘毓凤(241)

清光緒二十一年河湟事變概略

馬國珍 高萬選口述

馬茂山 姚慎之 秦獻周記錄整理

一 事變的起因

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的河湟事變，起因於伊斯蘭教的一個教派——“華寺門宦”。事變中的主要人物是：馬永壽、馬永瑞、馬永琳和馬如彪，他們都是“華寺門宦”創始人馬來遲的後代。馬永壽是大房，馬永瑞是三房，馬永琳是四房。馬如彪是馬永瑞的兒子。馬來遲在阿拉伯朝覲時，曾入過“獲福耶”道堂，受了“獲福耶”和“噶得林耶”兩種道門的傳授，回國以後，只傳了“噶得林耶”，卻沒有傳“獲福耶”。馬如彪在河州（今臨夏）王寺街清真寺念經時，拜阿拉伯人賽力目為師，領受了“獲福耶”的傳授。他們的先人馬來遲既是“獲福耶”道門出身，現在馬如彪受“獲福耶”的道，傳“獲福耶”的教，照理說應該沒有什麼衝突。但馬永琳硬認為原“華寺”的教派是“老教”，而馬如彪所傳的是“新教”，誣蔑為“外道邪說”。由於馬占鰲（當時任清朝督帶官職）和馬永瑞有過一同起事的关系，也就傾向於“新教”，馬永琳不敢公然出來反對。到馬占鰲死後，馬永琳便聯合當地幾個清真寺

的人，大肆活动，要推倒馬如彪；同时，馬如彪也联合了另外几个清真寺的人，要正式宣告“新教”的成立。于是双方对立起来，互相寻事滋鬧，几乎酿成人命事件。后来馬永琳領头聚集族人向河州官府告状，官府派人調停无效，从此仇恨愈結愈深。

循化（即今青海省撒拉族自治县）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聚居之地，有“华寺”教徒，也有新老之分。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循化“新教”派（即馬如彪派）的阿訇韓穆洒和“老教”派（即馬永琳派）的头目韓努力，因传教問題有了爭执，矛盾逐漸尖銳，經常发生械斗。河州总兵湯彦和为了“息事宁人”，派馬永瑞和馬永琳到循化进行調解。馬永琳表面上虽然从事調解，但暗地里却对“老教”派多方慫恿煽动，企图扩大事态。同时，他还指示韓努力等，把两个“新教”阿訇围困在“张囑工”活活打死，并破腹抽腸，装上石头；又把一些捉到的“新教”派的人，用非刑拷打，强迫剃掉胡子。这一残杀事件发生后，“新教”派的头目韓老四等就上兰州告馬永琳。总督楊昌浚派西宁府陈嘉績和道員徐錫祺与洪翰泉前往循化查办。陈嘉績、徐錫祺等一入循化城，不问青紅皂白，就捕杀了“老教”十一人，立即激起“老教”群众的憤怒，不約而同地起来进攻循化城。

二 事态扩大、湯彦和率軍赴援

循化“老教”群众围城以后，西宁鎮派中营游击領兵赴援，但在甘都堂堡吃了敗仗；回众东向进入积石关，杀死守兵和汉民百余人，又縱火焚毀禹王庙，声势汹汹，事态日漸扩大。河州鎮总兵湯

彦和当即率领馬步八营和跟营人众共約五千余人，前往循化救援。循化的“新教”，多数站在官軍方面攻打“老教”，到湯軍攻下白庄塘时，湯下令“不分新老，一律剿办”。新老教迫于情势，无暇再顧教派之爭，双方立即派人接洽，说妥实行合作，共同对付官軍；于是以“四工”、包围循化，另以“四工”攻打湯軍，并重入积石关打败凉州（即武威）練軍王正坤全部軍隊，使湯彦和有了后顧之忧，不能援救循化。

这时，在河州的馬永琳，指示教徒馬三順、馬瞎老九放火烧毁了“华寺拱北”的牌坊。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扩大民族矛盾，使湯軍回河州，以减少循化的压力；一是誘馬如彪出来救火，乘机杀死，以断絕“新教”的根子。起火的晚上，馬永琳的相好汉民王朝杰跟馬永琳出来看火，被馬三順杀死，又杀了汉民楊毛娃、徐班头（州里派出来偵查火灾的人）等五、六人，并大肆宣揚说：“汉民烧了牌坊”。因此，河州各乡回民，聞风紛起，河州情势也紧张起来了。

三 清軍失敗与河州被圍

湯彦和攻破白庄塘，正准备解循化城之围，馬永琳和暴动头人周世祥又定緩兵之計，派回族軍功馬福旺到白庄塘去見湯彦和，要求准予投降，許献砂金三升及金馬一对。湯見利心动，允許投降。有随軍參贊回族武进士馬福祿，看出这一詭計，向湯建議：“回到河州，再行計劃”。于是湯即撤兵。行至筵篱寺，馬福旺来接，又重提旧話，说“雷老师（指雷正綰）坐鎮河州，如不准投降，別生

枝节，金子也就不能奉献了”。湯彥和貪財心切，虽然繼續行进，但日行五、六里，不是说前面有匪，便是说后有追兵。自筮篱寺到双城，只有三十余华里，几乎走了八天；好容易經過双城到夹塘湾，又因“夹塘”音同“夹湯”，湯彥和迷信对己不利，又回駐双城，按兵不动，并派馬福旺办理粮站，表示久駐之意。馬福旺乘机逃跑，向馬永琳、周世祥报告，緩兵計劃已經成功。周世祥即率領回众，潜伏在梁家山，对湯軍采取了包围形势，适逢夜間大雨，周世祥乘机袭击，截断湯軍归路，逼得湯軍只有搶渡大夏河逃命。又因山洪暴发，河水大涨，在大夏河中淹死大半，余众四处潰散；湯彥和仅带十余人，由馬福祿保护进槐树关，退入藏区。中途遇到洮州（今临潭县）敏某，迎面堵击，湯仅以身免，間道走隴西轉往兰州。

湯彥和軍失敗后，馬永琳、周世祥和东乡的閔福英、楊海蓮，西乡的譚牙古等糾結回众，一拥进围了河州城。

四 董福祥解圍河州、进攻西宁

回众围攻河州城，提督雷正綰困守待援，不敢越雷池一步，总督楊昌浚在兰州亦一筹莫展。河州事变的风声传出，西宁有包有福，大通有刘四，海原有海四虎，狄道（临洮）有馬維汉，先后杀官响应，烽烟逼起。清廷鉴于事态扩大，即将楊昌浚、雷正綰、湯彥和革职留任，另派董福祥督办甘肃軍务。董福祥采用“以回制回”方針，以馬占鰲的儿子馬安良为先行官，先到河州宣传“剿撫兼施”办法，又利用馬福祿誘降馬永琳、馬永瑞弟兄，分化回众，

制止暴动。董福祥则由狄道进军，仗着优势武力，相继攻克虎狼关、王家咀、景古城、胭脂川等地，一帆风顺，直抵河州。河州解围后，又乘胜进军西宁，会同陕西巡抚魏光燾和新疆巡抚陶模的军队，击溃回众，克复了西宁。

五 残酷血腥的“善后”

河湟变乱基本上平息后，就转入了“善后”阶段。“善后”的原义，无非是安辑抚綏、以靖地方。但自乾隆年起，每次对回民暴动的“善后”，都是“株连捕杀、抄没财产”。这次河州的“善后”，董福祥派馬安良、馬福祿办理。他们为了讨好主子，升官发财，大肆屠杀。一开始就说：“这次善后要使八坊每家都动一场哭声”。他们首先杀了诱降的馬永琳全家十五口、周世祥父子三人及馬永寿、馬如彪、馬維汉、馬显文等，然后转向八坊。四乡共计屠杀回族人民约五百余人。据说当时曾向董福祥保证，每日上交人头二十七个。以后人们说：“馬安良的紅頂子是回族人民鮮血染成的”。馬安良又为报答董福祥，竟妙想天开地向回民榨取了一次“罰罪款”，共收白銀四十五万两，粮食两万四千石，名目上说银子赔偿汉民修房，粮食救济难民，实际上只对城内几个汉民紳士每人发了几百两銀子，其余都入了董、馬的私囊。

河湟事平后，青海馬营的瓦窑阿訇复叛，兰州方面給馬福祿編制馬队一营，名叫“安宁营”，派他到馬营、米拉沟办理“善后”。在办“善后”时，馬福祿每天杀人一百一十多人，在杀人場的周围汇成了一条血河。他嫌交人头不便，改交耳朵，名为“驗

耳”，听说一次就交了两馱子，被屠杀的回众約有两千多人！后来人们说：“馬福祿子子孙孙的大官，是回民的头顱换来的”。这场残杀，給馬营、米拉沟一带的回民群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如遇到小孩子啼哭，大人们常提出馬福祿的名字相恫吓；至今当地老年人談起馬福祿当时的大屠杀，还是紛紛落泪，伤悼不已！

清軍攻下西宁后，对三关和大北川一带的回民，屠杀更惨，如有一次东关的回民正在街道上跪听官府的講話，忽然下令屠杀，鮮血汇成一条紅流，流入东城根的一条街巷內，至今称这巷为“水咕咚巷”。

董福祥由西宁到永登后，又想再到河州把尚未杀的头目，如东乡族的馬麒、馬麟和馬福旺等用办“善后”的方法，一网打尽。这些人听到消息，派人到河州把城內的麻鞋，一律买光，准备起事。事为总督陶模探知，上奏清庭褫夺了董福祥的黃馬褂，馬麒、馬麟、馬福旺宣告无罪。这一残酷血腥的“善后”才告結束。

（政协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员会供稿）

注 工是循化地方組織，約等于乡。參見第十二頁注①

清光緒二十一年河湟事變起因

馬 培 清

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的“河湟事變”，是清末历史上在西北的一件大事，蔓延今甘、青两省，为时一年有余。当事变初起时，曾以甘肃全省兵力数十营，尚不能平息，最后不得已又調派駐北京附近的武卫后軍董福祥部（共二十八营）入甘，始行鎮压下去。所謂“河湟事變”，河是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湟是西宁，为原西宁府所属七县。但起事的地点却在 一个 很小的县分——循化。循化县以前属西宁府，现为青海省的撒拉族自治县。地居青海的东南，为河州赴青海的孔道。当地民族有撒拉、回、藏、汉等；回教則有新、老教派之分。

循化县本是我的原籍家乡。清光緒二十一年事變时，我年紀还小，但家中老人们，常把起事的原因，当故事来講；同时我家也有被当时官方派出求援而牺牲了的人，故每逢其忌日，便说起他们殉难的經過，我听熟了，至今尚能記憶。

清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循化曾为馬明心等为爭教起事的地点。光緒二十一年事變起事地点，仍在循化。两次起事的原因，都是为了教派之爭。循化县人絕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老教。至光

緒二十一年，有街子工^①的韓穆洒者，傳授伊斯蘭教的理學，即一般人所稱的新教。在老教方面，認為這是異端邪說，出來干涉，不准他教授生徒。韓穆洒不管他們怎樣反對，始終堅持傳授。入教的人，自然以街子工的人為最多，更重要的是“中原四庄”和“河沿四庄”^②的回民，亦多數加入了新教，這就更引起了老教的注意。老教中有“八工”的头人韓努力及其長子臘月保和韓五十三等，出頭干涉。韓五十三又是老教的“哈最”^③，當然具有很大的號召力。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秋季，以韓努力等為首的老教，要求新教講經、辯論。老教是講回教所謂“常道”的，新教是講所謂“中道”的，辯論結果，意見未能一致，從而打架鬧起事來。老教人多，占了優勢，新教則以人少吃了虧。老教乘勝之余，還放火燒毀了韓穆洒在街子工的房屋和河沿四庄新教徒的房舍。這樣引起了新教徒的極大憤怒，就向循化廳提出訴訟。

循化在乾隆年間有過馬明心為傳新教圍攻河州和包圍蘭州的一段歷史，因而自清朝內庭直至地方官吏，對新教都存戒心，認為老教馴良，新教狡詐、乖張，難以控馭。此次新教來打官司，循化廳同知長斌認為新教有意滋事，不直其訴。新教不服，又上訴到西寧府，府里仍根據長斌所報，予以駁斥，於是又引起了新教徒的激憤。

老教打贏了官司之後，表現十分驕傲，當他們由西寧回循化時，集合群眾在“依麻目庄”夾道歡迎，並宰牛聚餐，歡慶勝利，這樣更給新教徒以深刻的刺激。

這時河州官方為息事寧人，派“華寺門宦”^④的嫡系馬永琳、馬永瑞二人赴循調停，因韓努力等原系“華寺門宦”的教徒，以為通過他二人的關係，容易說合。誰知馬永琳首鼠兩端，表面上似為官

方奔走，实际上心怀叵測，暗中鼓動其教徒，圖將事態擴大。如說：“我曾派人到東邊偵探，潼關以外兩千餘里沒有官兵，你們去攻循化城沒有問題”。不久，甘肅總督楊昌浚又派道員徐錫祺（一說歐陽道台）和庄浪茶馬廳洪翼二人來循調解，要“新老和好，服從朝廷”。韓努力等因受馬永琳的慫恿，並知道清軍空虛，認為調解是“木勺里炒豆子，共同燒焦”的辦法，拒不接受。適於此時，有循化廳的班役數人去距城二十里的“查家工”办案，老教群眾殺死了“快班”班頭毛勒格等三人，因此事情就越來越緊張了。接着循化廳調臘月保、韓五十三等十個頭人進城商量，意在通過他們向群眾說服，緩和緊張局勢。時西寧知府陳嘉績見事態擴大，來到循化，感覺到新、老教都是一丘之貉，無分軒輊。且在陳嘉績至循途中，親眼看到新教徒房屋被燒毀的慘狀，更感到老教之蠻橫無理，更甚於新教。於是一變以往重老教輕新教的態度，遂將臘月保等扣押起來。撒族群眾聞訊後，集結城邊，要求釋放。城上不問青紅皂白，開炮轟擊，群情大譁。陳嘉績下令關閉城門，並立將臘月保等十一人全部殺害。還下令調全部新教徒入城防守。這一系列的措置，激起了撒族的無比憤怒，遂於一八九五年農曆三月初八日糾眾圍城，事態竟演變到無可轉圜的地步。這是循化起事的原因。

循化被圍後，河州鎮派鎮南左旗馬隊管帶馬麟開赴循化協同防守。馬麟先派其幫帶馬永祥帶隊一部進循化城，他自己由於群眾的攔阻，駐在離城四十里的白庄塘地方，未得前進。陳嘉績在城內將所有回漢群眾編為“靖循”四營，回漢族各有兩營，回族分左右兩營，即以馬永祥、蔣欽分任管帶；漢族分中、前兩營，由城內原駐的參將、守備分任管帶，部署了防守配備。但仍舊感覺兵力不夠，曾派

馬鳴鳳、徐某二人出城先后赴河州和兰州求援。馬、徐等回到循化时，被围城群众发现，認為他们替官方奔走呼吁，加以杀害。事平后，地方上曾給这二人立了牌位，入祀“昭忠祠”。循化整整被围了七十余天，后經兰州派固原提督邓增率兵十营，取道藏区，經果实滩、查家工、街子工等处进抵循化城郊，城内出兵夹击，于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其围始解。

先是，循化被围后，河州总兵湯彥和率兵八营，經韓家集、起台堡等地赴援，当其进至白庄塘时，河州又发生了事变。他聞訊后，于六月初十日即將部队折回老鴉关。河州暴动头目听見湯軍回师，十分惊慌，乃派探子向湯軍向导武进士馬福祿請教，馬叫他们速向湯投誠，如来不及写降稟，可先派人輸款。同月十一日，湯回到距城四十里的双城堡，有軍功馬福旺等出头迎接，各头目都前来探听消息。他们通过馬福祿，要求湯暫駐双城，并提出此次暴动群众被胁从者实多，如能派人劝諭，自能分散其众，叛乱容易收平，湯亦首肯。同时双城以东有地名夹湯湾者，湯彥和迷信于大将犯地名，于行軍不利，就将計就計，駐軍双城堡。为策安全，馬福祿建議湯彥和说：“双城北面倚山，南面隔河为一开闊地，軍队必須占駐高地，掩护南川，如万一有警，即可向藏区撤退”。湯不听。但馬福旺等却暗暗派民兵占据了山头（后来以此致馬福旺有助变之嫌，几乎牵入“善后”案內）。到十三日夜間，大雨傾盆，馬永琳及其侄馬如彪和周七十等，乘机于当晚集合了撒拉、东乡、回族約万余人，冒雨包围湯軍，猛烈袭击，湯軍毫无戒备，立即潰逃。是夜馬福祿因駐地較远，对湯軍潰走情况，毫无所聞，及至拂晓，以湯营寂靜可疑，始起而往視，才发现湯軍死亡枕藉，且已潰逃多时。他即率

領家屬，跟踪追上湯彥和，引导湯軍經過藏区，并向嘉木样四世借銀三千兩，到岷县收集殘部，整編为五个营，拨归陈宗藩統帶。此次湯軍倉卒潰退，損失武器很多，临行时在河边埋藏了不能帶走的四門大炮，后被变回挖出，成了围攻河州的有力武器。

当湯彥和由白庄塘向循化进兵时，馬永琳阴谋在河州起事，并以烧拱北为衅端，借以牽制清軍援循兵力。因此他派教徒瞎老九、馬三順等赴东南乡一带串連，約定在华寺拱北附近举火为号。五月十八日晚，瞎老九父子和馬三順父子在华寺拱北牌坊前放火，时夜晚风疾，火光冲天，附近八坊回民約千余人前来救火，有少数汉人也混入观火，回民認為火系汉民所放，當場杀死王永寿等五人，捉去六人。黑夜中火光很大，城内官兵不明真象，不敢出城。天明后州官查之屏拟亲自出城查勘，被城内紳士劝阻，乃派粮差徐其先去查明究竟。徐某出城后，因华寺拱北附近无人，遂到馬永瑞家去問，被馬永端孙子馬显文杀死。城中旋获悉徐某被杀消息，認為回回反了，即紧閉城门，作守城防备。馬永琳以汉民火烧拱北的借口业已成功，即以保教为名，号召各路头目，糾集徒众，包围了河州城。同年六月董福祥部大軍到达临洮一带，董本人駐新添鋪，先行馬安良进駐康家崖。因洮河水涨，不能立即过河。直到十月初，水势稍退，馬安良方先过河，对暴动的回民群众，多方进行分化，如对东乡的头目馬忠孝，西乡头目馬占奎、馬国良等，委以軍职；对其他一般回众，能收撫的即予收撫，能遣散回家的即予遣散。一路势如破竹，未打一仗，于十月十八日进抵河州城郊，城围遂解。

循化、河州和西宁等地事变平定后，馬安良被派到循化办理善后，他先杀了韓努力，其余参加过暴动的人，都陸續杀了，前后共